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三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許紹錦

周禮訂義卷三十三

宋 王與之 撰

肆師之職

鄭康成曰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

鄭鍔曰肆師禮官之考所陳者皆祭祀之儀物禮官之屬皆取法於是故以下大夫為之以師名之○王昭禹曰禮之義微而難知禮之數粗而可陳大宗伯

掌建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則得於微而難知之義肆師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則明於粗而可陳之數所以謂之肆師

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鄭康成曰佐助也○鄭鍔曰大宗伯言其禮之所當用肆師備其物以致用故皆謂之立言祀禮以此而立○王昭禹曰神位既定然後國祀之禮可立大宗伯建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建其意義而已必有玉帛牲牷之物籩豆簠簋之器然後其禮立焉故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劉氏曰天神地祇人鬼皆國祀也即其祀中各有三等之差故以玉帛牲牷明其大小則祀典立矣○鄭司農曰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鄭康成曰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黄氏曰山川社稷恐不當為次祀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有玉風雨功用博必非小祀亦有玉宗伯實柴槱燎血祭貍沈自以其類相從未必盡為大小之等○鄭鍔曰祀必以玉者取陽精之純以禮神也○崔氏曰宗伯奉玉謂禮神之玉肆師所陳自論燎玉之差降正義所觧自言

禮神之質必以帛者取人功之勤以交神也○陸氏曰禮神之幣則帛在牲之上若大祀用玉帛牲牷是也從爵之幣則帛在牲下前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必有牲者取天產之精所以事神也○易氏曰牲色之純者謂之牷上言牲牷下特言牲則其色之不必純也幣帛一也自其質言之謂之帛制而用之謂之幣玉則陽精之貴者大祀貴精純而尚質故用玉帛牲牷次祀則加以文焉故用牲幣小祀則牲以致其味以其禮之近乎人情者也故用牲○崔氏曰猶三牲俱足以禋為名稱若少其一則

但云實柴若少其二則以燎薪為名尊卑之差其理可喻然大宗伯六器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則大祀無幣典瑞言圭璧璋邸射之類與牧人言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則次祀小祀非無玉與牲肆師立國祀之禮禮者體也上下小大有一定之體所用之物不容不辨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鄭康成曰序第次其先後大小○鄭鍔曰一歲祭祀各因其時以舉其禮序其先後不以其大先不以其

小後

易氏曰小子職曰珥于社稷祈於五祀羊人職曰凡祈珥共羊牲正與肆師之文同至秋官士師職則曰凡刉珥奉犬牲若以祈為刉則肆師之文為非後鄭皆改祈為刉謂毛牲曰刉羽牲曰珥且以珥之字當從血為衈取其以血為釁之義引雜記言曰成廟則釁之謂宫兆始成則有釁禮其説非無所據然羊人小子亦有言釁積釁邦器釁軍器之事茲數者皆直

謂之釁不應宫兆始成之釁而獨謂之祈珥況祈珥見於經者三不應以三出之祈盡改為刏又羽牲曰珥如司約言珥而辟藏者固曰以血塗户至山虞職言致禽而珥則又曰取左耳以效功言效功則與釁禮不同言取左耳則與毛牲曰刏羽牲曰珥之文自相背馳何耶案劉氏中義云珥當為彌字之誤也祈謂小祝之祈福祥彌謂小祝之彌兵裁然則社稷五祀曰祈曰彌山川曰侯曰禳落成曰釁各有倫類其說

令存之義見山虞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鄭康成曰展省閱也○王昭禹曰牲之純者謂之牷牲之完者謂之犧春秋魯郊牛口傷周景王時雄雞自斷其尾不可謂之犧大祭祀肆師展犧牲視其完也○鄭鍔曰充人展牲則告牷而肆師又展犧牲者葢祭祀之牲牧人共之肆師展之於未為牲之前知其可用頒於職人及視牲之夕宗人展牲充人直告牷而已肆師展之則其擇已精矣充人繫之則其養也

鄭康成曰職讀為樴樴可以繫牲者此職人謂充人及

充人○王昭禹曰牛人牧人共牲者也牛人牧人共牲然後肆師從而展則職人非牛人牧人凡散祭祀繫於國門則職人非門人矣充人之職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則職人其充人之謂充人而曰職人則以充人職其事故也故牛人凡祭祀共其求牛享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亦謂充人也○李嘉會曰充人謂之職人者以所當任之職也

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

鄭康成曰宿先卜祭之夕○賈氏曰凡祭前有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若然卜日吉則齋令云祭祀之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以明旦為

期○陳及之曰太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太卜云大祭祀則眡高命龜以肆師及太宰大宗伯太卜四官考之則祭祀必卜日也余參周禮大司樂及禮記祭天地有卜日者有不卜日者大司樂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圜丘祭天方澤祭地有期日未嘗卜也其當卜日者若孟春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與夫大禘四時祭無期日必當卜也程伊川曰春秋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更不吉便用不當更卜春秋乃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也

詔相禮謂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齋戒之禮

眡滌濯亦如之

王昭禹曰宿爲期卜前之夕也眂滌濯祭前之夕也

○李嘉會曰滌濯若事之微者太宰眂之大宗伯小

宗伯又眂之令肆師不獨眂之且曰詔相其禮盖內

而六宮外而有司其滌濯摡拭之類小大次第之節

不可紊也

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

鄭康成曰故書表爲剽剽表皆謂徽識粢六穀也在器

曰盛○鄭鍔曰祭祀之齍盛共於甸師舂於舂人然

後饎人炊之舍人實之小宗伯逆之大宗伯奉之而肆師表之者蓋其物不一各為徽識以表之庶幾六宮之人共奉之各得其當○王昭禹曰簠以盛稻粱簋以盛黍稷粢盛王之所自致者也表而出之所以明其自致之誠○易氏曰黍稷稻粱謂之粢盛必肆師告潔而後用○李嘉會曰詩曰吉蠲為饎記曰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皆以潔為義

鄭康成曰陳列也○王氏曰展器陳者則器及陳皆展之禮有告具有告備具有所不備者備則非特具

而已○鄭鍔曰一器不備一禮必闕已陳列之則以備告小宗伯告備於王則此所告告小宗伯小宗伯以告於王也

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

鄭鍔曰祼必用鬯以鬱金和之鬱金必築煮然後用鬱人和之肆師主其築煮之事○賈氏曰果築煮謂宗廟有祼鬱人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也

鄭鍔曰自犧牲粢盛以至於器用之陳列築煮之微細無所不掌則禮官之考其預於祭祀之禮者可謂纖悉畢知之矣故苟有不虔不恭之人皆得而誅罰之

掌兆中廟中之禁令

鄭康成曰兆壇塋域○王昭禹曰兆即宗伯兆五帝於四郊者○賈氏曰四郊之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人干犯神位七廟亦然○劉氏曰兆中廟中執事者衆欲其行事致肅

故有禁令○項氏曰神則有兆鬼則於廟禁則禁其所不得為令則令其所當為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王氏曰事畢於禮成故禮成則告事畢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

鄭康成曰此王所以禮賔客○王昭禹曰司几筵設之肆師則臨而觀之

贊祼將

鄭康成曰酌鬱鬯授大宗伯載祼〇鄭鍔曰鬱鬯鬱人共之肆師築煑以和之其祼也小宗伯將之肆師贊之先儒謂此為贊小宰余以為小宰之職言凡賔客贊祼者為贊王言小宗伯言祭祀賔客以時將瓚祼肆師言贊祼安得為贊小宰贊小宗伯明矣

大朝覲佐儐

鄭康成曰為承儐〇王昭禹曰儐所以接賔之人有上儐中儐末儐佐儐者上儐之佐則中儐是也所以

佐宗伯爲大宗伯會同朝覲為上相則肆師為佐儐乃佐大宗伯小行人將幣為承而儐則末儐其小行人歟

共設匪罋之禮

王昭禹曰匪以實幣罋以實醢醢其物其事掌客邊人等共之其所設之禮肆師共之○鄭康成曰設於賓客之館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罋簋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賈氏曰肆師不掌飲食而共設匪罋者

依禮使掌客諸官共設之

鄭鍔曰賔客朝覲俱為見王之諸侯然謂之大賔客則以客禮而見天子者謂之大朝覲則以臣禮而見天子者惟其為賔故有筵几祼將之禮惟其為臣故有匪饔饗食之禮

饗食授祭

鄭康成曰授賔祭肺○賈氏曰祭謂祭先造食者必知祭肺者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故知祭者祭肺也○王氏詳說曰享用大牢食用

大宰鄭氏以授祭為祭肺惜其說不廣也曲禮曰祭食祭所先進又曰殽之叙徧祭之所謂夕祭牢肉是已鄭鍔曰待以享食之盛禮賔客當祭肆師授之以所祭之品王食則膳夫授祭享食賔客則使肆師授之為佐儐以待賔客

與祝侯禳于畺及郊

鄭鍔曰王者公天下以為心不祈福於一已欲銷變於四方故國有不祥則有侯禳禱祠之事侯之為言

侯嘉慶祈福祥也禳之為言卻災變除禍咎也畿五百里畺百里曰遠郊五十里曰近郊侯禳必在疆境欲災害遠去之意也肆師與小祝俱往以行侯禳之祭蓋所掌者祭祀祈珥之事小祝則掌侯禳禱祠之祝號耳○易氏曰小祝實王侯禳之官肆師與之偕往以見國祀之立雖侯禳之小祀不廢

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

鄭康成曰築香草煑以為鬯以浴尸香草鬱也

令外内命婦序哭

賈氏曰外内命婦即下文注内外命女是也○鄭康成曰序使相次秩○賈氏曰哭法以服之輕重為先後然則内命婦于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

禁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

鄭康成曰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内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黄氏曰内命男王之宗族服無親其衰更有與諸臣異者其妻為外命女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内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

○賈氏曰外内男女衰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諸臣妻為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為王義服斬衰衰三升半三夫人已下為王正服斬衰衰三升○鄭康成曰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 ○王昭禹曰小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則衰法固已示之矣若不中法者肆師又從而禁之

鄭司農曰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説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

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賈氏曰外内命男及内命女為王斬衰者有杖外命女為王齊衰者無杖故云且見不定之義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易氏曰師甸者田而後用師者必載社之石主祖之木主示有所受命○鄭鍔曰大甸獵之甸乃四時蒐苗獮狩之田師甸則大用師以對敵之時何以明之以所祭之神知之用師則載社主與遷廟之主以行此用牲於社宗大戰則類造于上帝封于大神祭兵

於山川此有類造封祭之事豈四時之田所宜有耶故知以師甸言社者主也宗者遷廟之主不曰祖曰宗者宗繼祖者也載主而行不在國之常位而祭不可以無位無位則鬼神無所依故為位然後祭小宗伯於軍旅甸役禱祠為位則止為位於肆儀之時肆師於用牲以祭時則為位者葢所掌者立祀用牲之禮故也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鄭鍔曰上帝至尊不可以凟因其事類然後告祭故名曰類類者上帝之祭造者祖廟之祭此曰類造上帝何也蓋王者出征所至以事類告天故兼言之○鄭康成曰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祭上帝也類禮依放郊祀而為之者○王昭禹曰聚其神而祭則謂之類至其所而祭則謂之造記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小宗伯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大祝之六祈一曰類二曰造蓋造非特禰上帝亦謂之造類非特上帝宗廟社稷亦謂之類也○項氏曰上帝非祀不造焉故特類而祭若祖廟則必造焉此言類造則在軍中類其位而造焉蓋一祭也

封者累土增高非山川之大神則無累土為壇以封崇之禮○鄭康成

曰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岳也○王昭禹曰書曰至于岱宗柴詩曰廵狩告祭柴望也言封土而告柴則燔燎以達氣焉記曰因天事天因名山升中于天謂此也○黄氏曰即宗伯大封告后土也

兵之所在必增髙以祭之非頓兵之山川則無類禡之祭兵之所在則宜有祭○賈氏曰山川衆多不可並祭故祭軍旅所依依險阻者○王氏曰祭兵于山川若武成告所過名山大川

凡此三者非常祭故皆為之位盖肆師主立國祀之禮耳○易氏曰以上皆軍祭之禮肆師為之位無非依神以為之助而欲民之用命以有功○王昭禹曰亦如之肆師為之位亦如師甸

用牲于社宗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鄭鍔曰勝敗乃兵家之常王者之師亦有時而不勝而謂之師不功戰所以全宗社不功而失乎主車是失宗社肆師掌為位以祭社宗為職大司馬於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肆師為大司馬之助而已○李嘉會曰助牽主車亦所以安神靈也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

鄭康成曰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陳氏曰其神蚩尤也黄帝與蚩尤戰于版泉軍法之興始于此故後世祭之詩曰是類是禡記曰禡于所征之地禡與貉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為之而立表于神前向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向焉古者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焉則祭焉祖將用火則祭爟是則將師田而禡祭者不特為禱而已○易氏曰二者皆肆師為之位以肆師

立國祀故耳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

鄭康成曰芟芟草除田古之治耕者除田種穀嘗者

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芟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易氏曰嘗嘗穀之祭也因穀祭而卜田事使人預知之而盡力于芟也

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

鄭康成曰秋田為獮始習兵○賈氏曰春蒐夏苗非正習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鄭鍔曰易曰君子除戎器戒不虞故知戒為禁備之事

陳及之曰天府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先王之時必預戒來歲之事者欲先事為備也春秋時鄭

石奐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則是卜不吉必修德而豫戒然後為治世之事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鄭康成曰社祭土為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

鄭鍔曰詩人言太田多稼曰以社以方故知稼為田苗之事祭社有二春祈秋報知此社非春祈者以嘗與獮無非秋事知此為秋報祭之社也

易氏曰三者之卜凡陳龜貞龜命龜眡髙作龜使卜師卜人等為之肆師特涖之而已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

鄭康成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賈氏曰地官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六遂亦然是國人所祭之事○鄭鍔曰國有大變故不止肆師涖卜又令舉國之人皆祭所謂靡神不舉

王昭禹曰令之祭故略於神者不得不祭令然後祭

故𢿱於神者不得數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賈氏曰歲時之常祭也亦命國人祭也○鄭鍔曰因大故而令之祭出於一時之非常四時而令之祭本於一歲之常禮一歲之常禮又令之使祭蓋民未必能知遵其常月令於仲春必命社謂此耳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鄭康成曰相其適子○王昭禹曰相其家人也○易氏曰非相其家禮相其國之喪

禮而職喪聽之者也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鄭康成曰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易氏曰肆師掌立國祀之禮則專於佐大宗伯凡國之大事而言佐宗伯凡國之小事言掌事如宗伯之禮者兼大小宗伯而言故於佐宗伯則謂之事於佐大宗伯則謂之禮○鄭鍔曰小宗伯所佐無非禮肆師所佐

無非事豈事之外别有禮禮之外别有事哉盖以其官之尊卑别言其所掌之本末而已言禮者舉其本言事者舉其末皆禮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薛平仲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灌之為義先王所以致精神之交徹淵泉而貫冥漠也故灌用鬱鬯者草木之芬香者也鬯者酒味之暢達者也和鬱以為灌言芬香之交暢於上下也周人先求諸陰故既

灌而後逆牲夫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精誠所交唯灌為至此鬱人鬯人所以首見於此

○賈氏曰鬯人所掌是秬米為酒不和鬱者若祭宗廟及灌賓客則鬯人以鬯酒入鬱人鬱人得之築鬱金草煑之以和鬯酒則謂之鬱鬯也

王昭禹曰築而煑之肆師也掌共秬鬯者鬯人也鬱人則和鬱鬯用之於祼

王氏詳説曰有秬鬯有鬱鬯鬱鬯用之於宗廟秬鬯用之於天地社稷等祀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

上帝是祭天不用祼然亦用秬鬯鬯人之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是社祭等祀亦用秬鬯但鬱鬯求諸陰用之於宗廟

掌祼器

鄭康成曰祼器謂彝及舟與瓚○鄭鍔曰典瑞於祼圭有瓚特辨其名物司尊彝於彝舟特詔其爵辨其用蓋不掌其器鬱人取所築以煮之鬱金以和秬鬯實之於六彝故并祼器掌之

凡祭祀賔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彛而陳之

鄭鍔曰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此言祭祀謂祭宗廟社稷山川四方祼以求神而出之賔客亦有祼事者以待神明之道待賔客尊之至也

鄭康成曰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賈氏曰即鬯人所造者○鄭司農曰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為草若蘭

王昭禹曰必用鬱者明其徳之香○鄭鍔曰王之祼鬯必和以鬱金取

其芬芳也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欲芬芳條暢耳○李嘉會曰諸侯未賜圭瓚和酒以薰得賜始用鬯鬱金黃色色黃非天子不可用

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

鄭康成曰祼玉謂圭瓚璋瓚○賈氏曰祭統君用圭瓚大宗伯用璋瓚鄭云大宗伯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然則王用圭瓚后用璋瓚可知

鄭鍔曰禮記所謂祼以圭璋用玉器也正謂是耳

王昭禹曰濯之所以致潔陳之所以備用於用祼則又因以贊其事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鄭鍔曰詔告以祼將之儀與夫多少之節○賈氏曰儀即奉玉送祼之威儀奉玉謂王與后祼時奉玉瓚而酌鬱鬯云送祼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嚌之奠之不飲故司農上文注云停于祭前也

肆師亦賛祼將鬱人詔之以其儀節而已○鄭鍔曰小宗伯賛祼將小宰賛祼

凡祼事沃盥

賈氏曰凡祼事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易氏曰凡此皆鬱人周旋祼禮之次序

大喪之洱共其肆器

鄭康成曰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黄氏曰案肆因祼而為名疑如今沃酹者本以沃神王崩則以洱尸肆器蓋所以盛沃𨚕非陳器盤之屬也

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

鄭康成曰遣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鄭司農曰斝讀如嫁娶之嫁斝器名明堂位曰殷以斝周以爵

王氏曰斝者先王之爵惟王禮用焉卒爵若儀禮所謂皇尸卒爵是也○易氏曰祼為祭事之始有始則有終受卒爵而飲之不亦宜乎

○鄭鍔曰嘗得陸佃之說曰宗廟之祭始祼之時尸入於室王與后既祼獻矣及殺牲迎尸於堂王即以肝洗鬱齊而燔之制祭於主前於此之時尸既即席

祝乃詔之使安坐王以玉角酌玄酒以獻尸后以玉斝酌清酒以亞獻是之謂從獻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當此節也鬱人贊祼量人制從獻之膰脯時相及事相成故受舉斝之卒爵酌而飲之○王氏曰明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福也以康成之說考之舉斝角詔妥尸之時無鬱人量人受酌爵飲之法惟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謂尸食訖主人酳尸尸酢主人在户東西面受尸酢時尸命祝嘏主人以大福遂以黍稷肺授主人主人承之納於懷中掛於季指乃拜而飲卒爵執爵以興出於是有獻鬱人量人之禮故得以受卒

爵而飲之也故康成改斝為嘏然有改字之嫌陸佃之說雖不改字以理考之方其祭之始獻而妥尸薦腥薦熟之禮尚未及行而鬱人量人先已得飲卒爵豈合人情也耶

王氏詳說曰記曰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境内樂之夫樂以天下豈終日之祭而執爵執灸者不蒙其福乎此鬱人量人所以欲舉斝之卒爵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秬如黒黍一稃二米○王昭禹曰一稃二米天地至和之氣所生名之曰鬯言和氣條暢

鄭鍔曰以秬為鬯以鬱和之分為二官何耶盖祼者祭之始禮之尤重者故使鬱人掌其器鬯人掌共秬鬯而為器之飾重其事故分二官以主之或謂鬱鬯專用以祼表其徳之馨香足以感神秬鬯專用以祀表其徳之中和足以事神其義各有所主故二官分

掌豈其然乎

掌共秬鬯而飾之

王昭禹曰鬱人所和者乃用以祼鬯人所共秬鬯則不和鬱者用之以陳而已鬱鬯之有秬鬯亦猶三酒五齊之有玄酒也此亦反本復古不忘其初之意

鄭鍔曰鄭以設巾爲飾非也考下文祼器有用脩者有用蜃者有用概者皆以盛秬鬯鬯人所飾者乃此器耳内備其物故鬯必用秬外致其美故器必用飾

○易氏曰邑人共秬邑而不言祭祀天地之用是天地之秬邑純用朴素而無事乎文采其餘未免有飾焉祭社于壝而用大罍若近乎瓦尊然以雷為文則瓦尊之有飾者也禜祭于國門而用瓢齋若近乎匏尊然割瓢以為齋則瓢尊之有飾者也廟用脩者如司尊彝凡酒脩酌之義則以人力脩之而為脩者也凡山川四方用蜃者如掌蜃共蜃器之類蜃則又以蜃物為飾者也凡祼事用概者謂以朱帶飾漆尊而橫概以落腹者也凡疈事用散者謂散尊雖無琢刻而亦用漆以為飾者也六者之用各因其宜而已

凡祭祀社壝用大罍

鄭鍔曰社壝者社之外委土為壝埓其中為壇○王昭禹曰社壝則封人所設王之社壝王社之示比於

天地之神為近人情則宜交之以人道故有秬鬯異於人道則非鬼故不加鬱而不祼

鄭康成曰大罍瓦罍○鄭鍔曰社祭土以瓦罍出於土器雖出於土然非用人工以陶冶器無自而成祭祀社壝則用大罍以盛秬鬯以見土者人所用功而社神有功於土

禜門用瓢齎

鄭康成曰禜謂營酇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魯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王昭禹曰禜則黨正春秋祭禜是也○鄭鍔曰禜祭必於國門意以災害屯塞人事有所不通門者人所出入往來交通之所蜮柜鬯則用瓢齎盖瓢齎者取甘瓠割去其柢以齊為尊質略無文之器夫雪霜風雨水旱疫癘之變良由政失於此變見於彼玆其為過也大矣君子有過則謝以質故用瓢齎所以表其純質

之義禜之於門以與其通變之意王安石云雩禜所以除害門所以禦暴除害禦暴皆所以養人甘瓠則有養人之美道以之為瓢又中虛為善容亦有門之象易以艮為門闕八音以艮為匏說爵之意無乃穿鑿之甚觀祭天用瓦泰瓦甒又用瓢爵禮記言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物莫足以稱天地之德故貴全素而用陶匏此所謂大罍則瓦甒之類用瓢齎則瓠之類皆質而已

廟用脩

鄭鍔曰考宗廟之中尊盛五齊三酒不盛秬鬯凡此所言裸器非廟中之彛改字為卣非也王安石以脩為飾之義是○王昭禹曰用脩則增飾之以彩色廟以享人鬼人道尚文○陸氏表記解曰脩爵也鄉飲酒義曰脩爵無數

凡山川四方用蜃

鄭鍔曰四方山川則用漆尊而畫為蜃形先儒謂為蚌蛤一名含漿則是容酒之類余謂此乃海上能吐

氣為樓臺者非蚌蛤之比四方山川為國扞蔽通氣乎天地之間蜃之為物外堅有阻固扞蔽之義且能一闔一闢其通亦有時焉故四方山川之祼尊則畫以為飾

凡祼事用概

鄭鍔曰祼事用雞鳥六彝見於司尊彝之官鬱人亦曰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祼事不用概明矣大宗伯有貍沈疈辜之祭此下有疈

事用散之文則此祼字為貍字無疑矣○黄氏曰鄭改祼為貍沈祭山川之名此指言山川用蜃則非用概也凡祼事則不獨祭也知賓客享適子冠凡用祼者皆以概盛鬯

鄭鍔曰祼事用概概亦漆尊也上下黒漆以朱落其腹為飾猶横概然山林川澤材用百物之所出人所取足而為之神者初無私焉其功利及物可謂平矣

○王昭禹曰凡祼必和鬱鬯而多少之齊宜適平故其罍以朱帶為飾而横概落腹以概落腹能平物故也

凡疈事用散

王昭禹曰䶢辜以祭四方百物言䶢則辜可知○鄭鍔曰祭四方百物則䶢磔牲體其尊用散取其散在四方各以羣分之意○王昭禹曰自概以上皆有飾惟䶢事之罍無飾故謂之散與樂之散者謂之散樂車之散者謂之散車同意

鄭鍔曰上文所謂四方山川者五嶽四瀆下文所謂貍則山林川澤小宗伯兆四望之下又有兆山川丘陵之文則知山林川澤與四方不同

陸氏表記解曰盛以盛鬯瓢以酌之脩以獻之社壝言用大罍禜門言用瓢齎廟言用修相備也社壝禜門廟言變山川四方貍事副事言常亦互相備

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

鄭康成曰斗所以沃尸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賈氏曰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大喪以鬯浴尸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

王氏曰共其釁鬯既以鬯渳又以釁

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

鄭鍔曰王之齊事將以致敬於鬼神秬鬯者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共以給王之浴而已内以致其精明之德外則用其芬芳之物内精明外芬芳宜其馨香之至可以交於神明

凡王弔臨共介鬯

鄭康成曰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曰照臨敝邑○鄭鍔曰禮記所謂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是也王或親弔諸臣之喪或適四方舍於諸侯祖廟之時

雖曰至尊於人之祖先神明有所不敢忽使介執圭以禮之圭人共介圭王亦未嘗親摯所謂天子無摯也○李嘉會曰非惟安諸侯之室神亦以誉人君之不可安動

陳氏曰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摯禮於鬼神天子以圭為摯共介圭則以介致之而已觀天子宗廟之祼以圭瓚巡狩之祼以璋瓚則摯圭之禮蓋圭璋也天子之摯不特圭耳其摯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摯瑞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鍔曰王安石謂雞於十二辰屬酉於二十八宿屬昴而反列於春官葢雞之為物向陰伏向陽鳴主於司晨日之晨猶歲之春則雞東方之畜余以易之八卦觀之巽為雞巽東南也五行東方之木為兌兌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時則有雞禍葢雞有冠距文武之皃故不為威儀容皃毀則木不曲直雞禍應之此雞為東方之畜列於春官○劉氏曰宗伯主雞牲雞牲為物至微而設官者尊

祭祀必預畜養之○薛平仲曰古之事親者每日雞初鳴咸盥漱盖人於此時旦晝之所為未交夜氣之所存未動精明純一洞洞屬屬而無間者也况夫一人行灌事於先而百官嚴祀事於下雞人警之於呼旦之時者人心當何如哉是以雞人次乎此

掌共雞牲辨其物

鄭康成曰物謂毛色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

大祭祀夜嘑旦以嘂古弔反百官

鄭康成曰夜夜漏未盡雞鳴時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

凡國之大賔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鄭鍔曰賔客會同軍旅喪紀皆不可後期而晏起既呼旦以詔之又先期而告之時告之如是雖惰慢廢弛之人詎可安枕哉○鄭康成曰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

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賈氏曰桼齊詩東方未明序云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盖天子備官挈壺直掌漏刻之節雞人告期彼齊詩是諸侯兼官故挈壺氏兼告期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王昭禹曰禳以卻災禍面禳所禳非一方古者諸侯禳於畺及郊於四方皆有禳焉釁以厭妖怪

鄭康成曰釁釁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用雞○鄭鍔曰釁以除去不祥

鄭鍔曰二者之祭用雞為牲掌共雞牲又言於此者以面禳釁之用出於非常也

周禮訂義卷三十三

周禮訂義卷三十四

宋 王與之 撰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薛平仲曰鬱鬯所以實尊彝而陳之則尊彝不可以不備鬱鬯所以涖几筵而灌之則几筵不可以不設此二者各有司存然鬱鬯之和人為之功雞人呼旦人事之警誡敬於是乎至矣彼六尊六彝有定用五几五筵有定制名物用事隨其宜而共奉之是亦足

矣故前之三職則曰人而此之二職則曰司而命名之義著矣

鄭鍔曰祭祀之禮用鬯以祼用齊酒以獻是以用尊彝之器尊以盛五齊三酒彝以盛鬱鬯尊則非惟宗廟用以獻且上及於天故名曰尊彝則常用以祼故名曰彝彝之為言常也○鄭康成曰彝法也言為尊之法也祼在室而求諸陰獻在堂而求諸陽其器雖麤而可陳其義雖微而難知司尊彝之官司其器而已○陳氏曰先儒謂尊實五升彝

實三升此雖無所經見然彝祼而已其實少尊則獻酬酢焉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彝歟

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王昭禹曰六尊自獻尊至山尊六彝自雞彝至蜼彝

鄭康成曰位所陳之處○賈氏曰若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户之類酌泲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鄭鍔曰辨其所用之宜則尊之所盛者必用以獻彝之所盛者必用以祼實鬱及醴齊之屬○鄭鍔曰辨其所實之物則鬱鬯以實彝不可實於尊醴齊酒以實尊不可實於彝

王昭禹曰先言掌六尊後言掌六彝尊卑之序也至

於祠禴烝嘗追享朝享皆先彝後尊則所用之序○鄭鍔曰此言六彝六尊冪人乃有八尊以盛五齊三酒何也若五尊盛五齊則一尊常無用若以罍盛三酒則不應謂之八尊蓋尊與罍分而名之則不同合而言之則謂之尊耳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

鄭康成曰祼用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

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出迎牲致陰氣也○賈氏曰鄭引郊特牲證祼以鬱鬯之用圭璋也又云既灌然後迎牲謂后亞王祼後王乃迎牲也此注云后亞灌後王乃迎牲與內宰注不同內宰取王事自相亞其實以司尊彝為正鄭鍔曰祼獻必用彝尊非苟以為盛鬯齊之器而已各因時而用之時不同則器不同各因時以明義也鬯必盛以彝春祠之彝則飾以雞雞東方之畜歲起於東於時為春也○王昭禹曰春者時之始而雞以其司晨而木之屬故用雞彝夏禴之彝則飾以鳥鳥鳳也書曰我則鳴鳥不聞指鳥

為鳳夏為文明而鳳具五色文明之禽也○王昭禹曰夏於五行為火而鳥火屬也故用鳥彝王祼矣后亞之故用二彝王酌其一后酌其一

皆有舟

鄭康成曰皆有舟皆有罍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鄭鍔曰尊之有罍備齊酒之乏彝之有酒豈不備醆之乏乎舟之制陸佃謂如今世酒船之類酒船喻舟其義甚著○鄭司農曰若今時承槃但今宗廟中尊罍

無此制度耳○易氏曰考之禮制彝受三升尊受五升罍受一石鄭氏謂舟為尊下臺故禮家不言所受此不必論大槩舟之為物量其所受有濟物之利受過其量有沈溺之害䨼之為物應時而動有澤物之利動不以時有浸淫之患知舟罍之戒則知先王設尊罍之意

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

愚案此即九獻之禮已見遵人

薛氏曰祼者所以求神於隂而禮之也二祼之後有朝事饋食與夫卒食所以備九獻而二祼則不與焉朝踐以薦腥為主王酌醴齊而始獻后亞之諸臣終焉此朝踐之三獻饋食以薦熟為主王酌盎齊以始獻后亞之諸臣終焉此饋食之三獻饋食之後尸有獻酒之禮此人道之終於是有獻尸卒食之事王以玉爵后以瑤爵為一獻諸臣亦一獻此九獻

王氏曰朝踐者籩人醢人所謂朝事踐指籩豆詩所

謂籩豆有踐再獻者籩人醢人所謂饋食以朝事為初獻則饋食為再獻朝獻即朝踐以籩豆言之則曰踐以爵言之則曰獻相備也饋獻即再獻也以序言之則曰再以物言之則曰饋亦相備而已〇王昭禹曰祭祀以祼為始而焫蕭乃在於朝踐之後是以禮曰既奠然後焫蕭又曰建設朝事燔燎羶香祼然後朝踐以薦血腥禮所謂腥其俎者是已朝踐而後饋食薦以熟禮所謂熟其殽者是也祼者求諸陰故在室中而書所謂王入太室祼是也朝踐者陽饋食者陰饋食雖為陰乃所以致食味之道故其節同在於堂而禮所謂坐尸於堂又曰設祭於堂是也且人之生雜乎芒芴之閒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朝踐者

用氣報氣而事之以天道饋食者用味報䰟事之以人道令特牲少牢之禮自饋食後而尸有飲食之禮此先王之事其親制之以死生之間者也○李嘉會曰秋冬不曰朝踐乃曰朝獻不曰再獻乃曰饋獻春夏屬陽生長之時以氣為主秋冬屬陰物成之時以味為主故秋冬曰朝獻曰饋獻

鄭鍔曰獻字本戲字誤轉為獻毛詩傳謂之犧尊犧與戲字同音奈何康成讀犧為素何切鑿為之說曰畫為牛形婆娑然甚無理春而耕耕必資牛故春之尊為犧牛之形夏用象尊者象南方之獸其形絶大時至於夏萬物豐大故夏之尊為象形既裸出迎牲

而入殺牲而獻血腥始行朝踐之事用兩獻尊盛醴
齊及薦熟之時謂之再獻用兩象尊盛盎齊必用兩
尊者王酌其一后酌其一也○陳及之曰一彝盛明
水一彝盛鬱鬯一獻尊盛齊酒一獻尊盛玄酒所以
祼用雞彝鳥彝朝踐再獻必兩尊○李嘉會曰經文
既曰春祠夏禴祼
用雞彝鳥彝春夏而各用其一明矣至其下曰其朝
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是春用獻尊夏用象
尊每尊各兩尊以盛酒則特兩耳秋冬所用彝每一
尊用兩亦然各隨時以致義非雞彝獻尊用於春而
夏兼之鳥彝象尊用於夏而春兼之紛雜而無辨也
明水之酒則常禮也所不必論酒正以實八尊則有

玄酒明水合之而為八耳
愚案此說祼彝儘好至說用尊處有礙經言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共為四尊每獻王與后各酌其一朝踐二再獻二共用四尊可供四獻如所言春用獻尊兩夏用象尊兩何以湊成九獻之
禮
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
鄭鍔曰罍則為雲雷之飾○陳祥道曰罍也者停酒

而給於尊者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則罍之為器大謂之罍者有雷之象盖雷出以時則利於物反之則為害器之為罍者警之而已記曰終日飲酒而不醉焉此先王之所用以避酒禍也尊者取其止而安

○李嘉會曰在廷之臣如此此其衆每祭豈四尊所能供必有罍以副之以為諸臣所酢之備故有二是罍之副尊亦由缾之副罍

鄭鍔曰自初祼以至饋食之獻王與后各四共為八獻諸臣乃酢尸盖不敢與王同尊故酌三酒以酢之

共為九獻鄭謂諸臣酌以自酢豈有此理胙者酢也飲酒之禮百拜三行曰獻酬酢而已酢者送也故其字亦為胙有送往之義蓋酢以送尸耳何名自飲乎

曰薛氏曰九獻之後禮節備矣為之尸者可以胙之乎彼王主祭后從王諸臣則從事於祭苟或略焉則禮節弗盡故王始獻后亞獻尸之胙亦王后先焉言諸臣之所胙豈非往反報施之禮終於此邪且行人於上公則曰王禮再祼而胙於諸侯則曰王禮一祼而胙是主獻賓而賓胙尸也夫人之生以飲食燕樂為相愛之恩以賓主獻酬為相接之文及其既亡不忍與而絕之此胙禮所以設也王受胙在戶內之東后受胙在東房之中諸臣受胙在西階之上司几筵有祀先王受胙之席則后也諸臣也亦莫不然

愚案祭祀有九獻今止曰祼曰朝踐曰再獻而不及酳尸與諸臣為賓之獻者王獻尸則酳朝踐之尊醴齊后獻尸則酳再獻之尊盎齊諸侯為賓則酌盎齊外無異尊故不必言

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

鄭鍔曰康成讀斝為稼謂秋者萬物揫斂之時禾稼西成故祼用斝彝以明農事之成○陸佃曰春秋傳曰燕以斝耳畧齊則斝有耳黃彝者畫為黃目也人目未嘗黃龜目則黃氣

之清明未有如龜者故記曰黃者中也目者清明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冬者萬物歸根復命之時裸用黃彝言明於外而欲以觀其復○陸佃曰雞鳥虎蜼之彝取諸物也斝耳黃目取諸身也

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鄭鍔曰秋之時物傷於末將反其本已斂其華將取其實故其獻也用著地無足之尊○王昭禹曰萬物於秋為入入為止

而著有止之象故用著尊冬之時人功已成可勞享之而飲酒矣故其獻也用酒壺之尊名曰壺者收藏蓄聚之義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則知王與后不共尊茲其所以皆兩也

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

易氏曰司農以追享為追及其祖之所出與大宗伯之饋食同謂之禘以朝享為三年喪畢而朝於廟與大宗伯之肆獻祼同謂之祫然饋食肆獻祼列於四

時之首閒祀列於其後豈得謂之祫禘又五年一禘三年一祫乃宗廟大禮豈得為四時之閒祀考之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逺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墠壇有禱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釋者謂享嘗為四時之祭時祭之外親近者為祖為考每月朔朝於廟是之謂朝享親逺者為遷廟之主有禱則追祭之是之謂追享二者為四

時閒祀列於祠禴烝嘗之後○鄭鍔曰先儒謂虎者西方之義獸蜼似獮猴而大其鼻上向雨則自垂於樹以尾塞鼻○鄭康成曰蜼禺屬卬鼻長尾 盖獸之智也追享及遷廟之主世既遠矣猶不忘祭是謂尊尊尊尊至於遠祖可以謂之義彝刻以虎以其義也朝享行於祖考之廟親為近矣每月祭焉是謂親親親親不忘乎月祭可以謂之智彝刻以蜼以其智也○黄氏曰亦畫蜼為飾也虎彝則畫虎也

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王昭禹曰大尊太古之瓦尊有反本復始之意禘以義追及其祖之所自出亦以仁而反本復始故用大尊山尊畫為山形山則以仁而興利致養之意祫以養死者之所歸合食於祖廟亦以仁而興利致養故用山尊○鄭鍔曰再月之祭所以安祖先之神靈故尊刻以山取其安以致養之意

易氏曰四時閒祀為非常之禮始以人道求之主動

終以人道事之主靜○王昭禹曰春夏動之時故象以動物秋冬靜之時故象以靜物禘祫有四時之義故一以靜物一以動物○易氏曰成周功成治定兼用四代之禮樂四代之樂見於大司樂之職四代之禮於此見之嘗考虎帷為有虞氏之宗彝泰為有虞之尊山罍為夏后氏之尊又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以著周以犧象以黃目以曾壺今於六享之間兼用之

凡六彝六尊之酌

賈氏曰六彝與鬱齊為目六尊與醴齊盎齊為目下

有凡酒而上不言罍者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泲之使可酌○李嘉會曰司尊彝所言皆酌酒之事非言齊酒之清濁也其曰獻酌者摩莎泲之出其香汁而酌之明酌者茅縮而酌之沈酌者沈和清酒而酌之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之郊特牲疏云酌是斟酌

鬱齊獻酌

鄭鍔曰鬱鬯固非齊名曰鬱齊者泲鬱必以齊然後可酌以祼獻言用齊者明其不可用酒蓋鬱為最尊泲之以酒則近乎渫泲之以齊乃所以尊之康成讀

獻為莎獻即裸獻之獻何必改字○劉執中曰鬱齊惟裸用之於獻最重故曰獻酌○王昭禹曰九獻之禮始於鬱齊故曰獻酌○鄭康成曰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醆酒盎齊也○賈氏曰鬱鬯尊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盎齊差清者和鬱鬯泲之故云涚于醆酒○愚案注疏以此鬱齊獻酌即郊特牲汁獻涚于醆酒也

醴齊縮酌

賈氏曰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泲之使可酌故為明酌○鄭鍔曰左傳所謂包茅不入無以縮酒記曰縮酒

用茅明酌也

正謂是也

盎齊涚酌

鄭康成曰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賈氏曰醆酒即盎齊盎齊差清亦不言縮則不用茅○愚案注疏以此盎齊涚酌即郊特牲醆酒涚于清也○王昭禹曰記曰凡涚新之也又曰醆酒涚于清以盎齊色葱白而尤清故涚以酒者○鄭司農曰涚酌者捝拭勺而酌也

凡酒脩酌

王昭禹曰三酒則人所飲故曰凡酒用以獻尸而尸

飲焉則尤宜脩治之以致其味故曰脩酌○鄭鍔曰脩治使之明潔然後可酌

鄭康成曰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鄭司農曰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

易氏曰以脩視涗則凡酒為味以涗視縮則盎酒為清以縮視鬱則醴齊為淳盖宗廟之中始以人道求之終以神道事之愈近則愈親故爾○鄭康成曰凡此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

凡酒惟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王昭禹曰獻用五齊此言醴盎二齊者盖泛齊從醴齊用於朝踐緹齊沈齊從盎齊用於饋食祭用五齊三酒者五齊最薄所以致其義三酒致味所以效其實以神事焉故用五齊以人養焉故用三酒

黄氏曰案司尊彝掌器耳鬱鬯鬱人和而實之則五齊三酒之當泲者皆酒人共奉之司尊彝明其器用使世婦掌之

大喪存奠彝

王昭禹曰朝奠夕徹不即去焉故謂之存○鄭景望曰不知神之所享弗忍徹也○鄭康成曰存省也○賈氏曰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祖廟厥明將向壙為大遣奠時有之奠徹之早晚無文案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大遣亦然

大旅亦如之

王昭禹曰有大故而祭亦以喪禮悲哀祈於神故亦

存之不即徹○鄭景望曰若曰俟神之荅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易氏曰名官以几筵而所掌者几席舉一可以例其一○王氏詳說曰筵鋪於下席加於上○陳祥道曰肆於地則行而為廣者筵也加於筵則聚而為飾者席也而几則立而設之所以待尊者養老有几筵行葦詩所謂肆筵設席與夫授几者是已禮賔客有几筵肆師所謂大賔客涖筵几是已曰几筵以尊卑為序曰筵几以先後為序

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鄭康成曰五几左右玉雕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黄氏曰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玉几之席蒲筵繢純加蒲席紛純彫几之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彤几之席熊席漆几之席葦席素几之席萑席黼純同於素几此五几五席之名物疏家謂葦萑不入數

鄭鍔曰几席之用不同義各有所主名以物之命以

別之或用於朝覲或用於祭祀朝覲則位於廟牖之間大射則位於虞庠之中祀先王之席在廟之堂奥受胙之席在廟之西南用不同各因物明義故專設一官司而辨之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鄭鍔曰論國家之禮事之至大者曰大朝覲大享射大封建命諸侯大朝覲非四時之常朝○黄氏曰時會殷同也司儀所謂將合諸侯為壇者也 大享射行大享之禮又與諸侯大射

○黄氏曰大享會同享諸侯也掌客所謂王合諸侯而享禮諸侯長十有再獻者也大射澤宫之射也

大封建則割裂土宇而使之有國命諸侯則臨告列國之君而命之以事凡此皆大禮故儀亦異

賈氏曰爾雅牖户之間曰扆於扆之處設黼黼即白黑文而為斧形此斧以大版為邸即掌次所云皇邸彼鄭注云邸後版以此斧版置於扆即以黼扆為總名據繢人云白與黑謂之黼據采色言之若據繡於物上則為金斧文近刃白近銎黑取金斧割斷之義

○陳氏曰剛斷者先王之所潛用非向而上之故黼依設於後席用黼設純於下衣繡黼設於中六服以黼為後其意同○薛平仲曰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

王氏詳說曰明堂位以黼依為斧斤之斧字者取其所畫之物言之此云黼依為黼黻之黼字取其所畫之色言之諸侯雖有黼裘用之於誓省雖有黼裳用之於助祭然初無黼依之制此所以天子之席三重有次席黼純而諸侯無之

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鄭鍔曰王位設之依依前必南鄉設莞筵而用紛以純之加繅席而用畫以純之加次席而用黼以純之既設玉几於左又設玉几於右無非所以明義於依設黼以表王者之威斷依前必南鄉以表王者之繼明○易氏曰乾位在西北白與黑為黼蓋取諸西北之乾離位在南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之正南之離乾之體為剛故聖人依之離之用為明故聖人鄉之所設之席則莞筵莞之為物叢生水中○王昭禹曰莞蒲之細者○陳氏曰爾雅曰莞苻離郭璞曰西人呼蒲為莞蒲小莞席則完而用之表其德之純全用紛以為純○王

貽禹曰織成紛帛紛如綬有文而狹○易氏曰莞則筵之清堅者紛綬以為之緣表其文采之繢紛於莞筵之上加以繅席繅者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表其有華藻之文用畫以為純畫以雲氣○易氏曰繅則席之柔懦者畫雲氣以為之緣表其文也於繅席之上又加以次席次者比列桃枝之竹以為之○鄭司農曰次席虎皮為席○易氏曰次則席之次列成文者黑白黼以為之緣表其行事有次序之節用黼以為純又以表其威斷莞筵紛純以全體為之質繅席畫純以文采為之文次席黼純以斧形

為之斷有質為本有文為飾文質備於内然後以斷行之於外故莞席在下繅席在中次席黼純在上朝覲享射封國命諸侯之時其位之所設者若是孰敢不俯伏聽命一德以尊天子乎

陳氏曰席有純猶衣有緣也○鄭鍔曰以書考之其設席皆以敷重席為言莞筵在地不重者也繅席次席加於筵上蓋皆重焉與莞筵為五重則與禮記之說合矣天子之席重而為五則下文諸侯之席亦重可

知○賈氏曰依前南面以下席三重也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席已下皆然故序官注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今此天子惟三重者五重據祫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皆用此三重○陳氏曰王天下故席用三所以為陽奇而諸侯則地道也重一席所以為陰耦○王氏詳說曰禮記所言夏商而周禮所言成周耳

左右玉几

鄭鍔曰左右皆設玉几表其恃德以為安○項氏曰王則其質渾

陳氏曰几王之所憑以安者也王於朝覲會同立而不

坐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明堂位曰天子負斧扆而立非有所憑也然必設几者鄭氏釋太宰謂立而設几優至尊也荀卿曰周公負依而坐諸侯奔走堂下得非所傳聞者異歟○鄭司農曰顧命云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玉几○薛氏曰周禮之五几莫尊於玉几書之四几莫貴於華玉几則玉几者華玉几也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鄭康成曰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

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内后諸臣致爵乃設席○易氏曰於室中西鄉而受之非南鄉也專言昨席則無几也所同者席而已矣○鄭鍔曰受酢而設席於戶内皆如朝覲享射之位奉宗廟而安祖考以祭則受福故也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如莞席紛純右彫几

鄭鍔曰諸侯祭祀席蒲為筵則繢繒帛以為純以莞席加於其上而設彫刻為文之几於其右蒲以見其柔從之意○鄭康成曰不莞席加繅者繅柔嚅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繢以四方

相對爲文守土一方而以柔從居下文彩外著然後
能受命建國保有社稷以傳其子孫故祭祀之席則
然○王昭禹曰有言繢純有言畫純者蓋分布采色
則曰繢摹成物體則曰畫考工曰青與白相次赤與
黑相次若此所謂繢又曰山以章水以龍若此所謂
畫○易氏曰天子有次席黼純而不用於諸侯者以
諸侯不可尚自然之文不可專斷制之義也諸侯有
蒲筵繢純而不用於天子者以蒲不若莞之細繢不

若畫之工

項氏曰蒲桑而繢采莞堅而粉潔不莞加繅者王之所下諸侯之所上也

薛氏曰諸侯祭祀席右几筵國賓左几則祭祀陰事也故右之賔客陽事故左之鄭氏注士虞禮謂主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是也然鬼神雖長右不必皆鬼神故甸役亦右几以甸役陰事

易氏曰天子設几於左右諸侯則陰事尚右陽事尚

左亦尊卑之辨一几席之間而大分存焉

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鄭康成曰昨亦讀曰酢○鄭鍔曰尸酢之席莞筵以尚其質繅席以表其文惟文質兼備所以能受神之福○王氏詳說曰天子昨席與祭祀席同諸侯昨席與祭祀席異蓋天子至尊可與鬼神同其席諸侯則否亦猶天子之昨酒用醴齊與鬼神同其尊諸臣之

昨酒用罍與鬼神異其尊昨席昨酒不同如此然云昨席則無几祭祀其神馮几乎○李嘉會曰君道貴剛臣道尚柔人君朝覲饗射命諸侯之大禮既以三重則祭祀以格鬼神受昨以享鬼神之福皆不易乎是席之數此君道純一之義諸侯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居上治下升龍降龍其道則二故祭祀一席受昨延賓一席

○劉執中曰几則神右而人左席則降王一等而變於神

黃氏曰特為國賓設位於此先鄭曰禮記國賓老臣是即掌客諸侯長歟後鄭曰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

聘皆得用之不幾於無章乎○鄭鍔曰鄰國孤卿大夫來聘是謂國賓主人在阼階則賓在户牖之間如受酢之席表國賓彬彬之意○鄭司農曰為布筵席於牖前

王氏詳說曰王氏以諸侯左彤几為祭祀之時下筵國賓則不設几曾不知鬼神之几居右人道之几居左如以左彤几以待鬼神則上文之諸侯祭祀右彫几如以左彤几為諸神之所式憑而用於祭祀之間

是非所以禮鬼神然則彤几用之於筵賓者正所以待賓也○鄭鍔曰設彤几於席之左以表國賓有文明之意○項氏曰彤則赤色以示文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鄭康成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薛氏曰經言甸役不言祭鄭氏之說果如所言乎

鄭鍔曰田簡衆役任衆必果毅為先故席以熊皮為之熊猛獸之毅而可畏者○王昭禹曰以熊皮飾席

或畫熊焉

易氏曰几用漆飾示正固也漆几右之陰事也○鄭鍔曰設几以依神神幽陰故几在右也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音丸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音道一几

鄭康成曰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曰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項氏曰柏敦皆未得其說恐是器若玉敦之類敦以承黍稷或曰柏席載

黍稷之席此說似通〇鄭康成曰敦讀為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梓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〇賈氏曰棺在殯則梓燾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以梓是也云既窆之則加見若既夕禮下棺訖則加見見謂道上張帷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其棺不復見唯見帷荒也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鄭康成曰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〇劉執中曰凶事仍几謂不知其神之或在此在彼凡其位處皆設几如顧命之四仍焉〇李嘉會曰吉事不止祭祀凡眡朝覲饗射燕飲無常處也故必變几喪有常事有常處仍几宜矣

王昭禹曰吉事尚文凶事尚質變几以文為尚仍几以質為尚

賈氏曰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以為几兩端赤中央黑○李嘉會曰筵席之間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純緣之制上不過黼下不過緇布卷之也必自末奉之也如橋衡敷必請向升必由下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鄭鍔曰王者所有之天下無一物之非天寶鎮之重則先祖受天命而後傳生民之數則天之所付五穀之數則天之所生治中以察吏治則奉天意而行賞罰之法其所藏之府特名曰天大府雖九府之長不過掌財用而已安得而同哉

王氏詳說曰天府所藏國之寶器也然豈止於玉哉官府鄉州都鄙之治中民數穀數賢能之書皆國之

寶是知成周之時以政事為寶以人民為寶以民食為寶以賢能為寶非特寶珠玉而已

薛平仲曰禮寓於瓘既足以格於幽㝠而無歉則是禮之維持於天下者盖可得而恃矣此天府已下之官皆有以見是禮維持之功歟是故國之玉鎮寶器承之於祖而守藏於廟者也夫使是禮之不足以維持天下則僭於天之分者盖有盗而竊之矣是以天府之官首於此雖有守藏之不一而國之玉鎮寶器

實先焉蓋是禮維持之大者府而名之曰天其大可知及夫以玉而制為五瑞所以志天寵因瑞而别為五命所以定天瑞因命而異為五服所以彰天命禮足以保天府之所藏則五瑞五命五服皆由是禮以嚴其分禮之功用固如此

掌祖廟之所藏與其禁令

鄭康成曰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

易氏曰王者之業傳之先祖而後受天之命以有天下凡歷代之王鎮大寶器皆得以有而藏之掌祖廟之守藏是先王之器守與其禁令則王者以道守其器〇項氏曰其所守有人則所藏有物〇鄭鍔曰守藏於此必有禁令以為防守之具然後可保而不墜而人不敢萌覬覦竊取之心

凡國之王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鄭鍔曰王之美者可以為國之鎮如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夏后氏之璜之類器之大者為歷代所寶如崇鼎貫鼎大貝鼖鼓和之弓垂之竹矢封父之繁弱之類康成以為玉瑞玉器之美者藏於此典瑞豈專掌其不美者歟祖廟之守藏則先祖所傳者國之玉鎮大寶器則國之至寶可與祖物俱傳者亦藏於此大祭之時出而陳之以昭其祖先傳此以及後陳之者所以昭其功大喪陳之所以昭其能守此以克終康

成謂陳之以華國恐不止於華國既事則又從而藏之傳其所寶守其所傳將以為萬世之榮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鄭鍔曰康成之説以治中為治職簿書之要以理考之蓋治道中法可為楷式者天府以守寳藏為職故凡内而官府近而鄉州遠而都鄙羣吏之治有中法者受而藏之○賈氏曰不言六遂及四等公邑文略庶幾可用以詔王

用此以察羣吏之治使視其中法者以為準式彼簿書之要何預邪○易氏曰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者計治之書也與王鎮大寶器同藏於天府者民亦國之寶也吏尤親於民者也先王蓋深致意焉如登賢能之書于天府而教得其中登民穀之數於天府而政得其中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而刑得其中凡此無非治中之書○劉執中曰治中者治典也然建天下之中故謂六典為治中在顧命曰大訓蓋與河圖共為寶鎮矣

天府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

治則吏道益謹民心益固然後可以永保天命而王鎮大寳器為可守矣

鄭鍔曰說者謂司會考日成月成歲成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太宰聽百官之致事而詔王廢置尚何假於守藏之吏受治中以詔王邪余以為此乃先王保有神器防微杜漸之意也姦宄所以敢萌窺竊之心者良由上之人不能灼見其邪正上之人所以不能灼見之者良由無法以考察之上下廢弛馴致大壞有

問鼎之楚子有竊王之陽虎此聖人所以命天府受治中以詔王蓋守之之術歟○李嘉會曰察治職者天官必天府詔王者是詔以祖宗之意否則吏治紛更中將安在豈足以安祖宗之靈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

鄭康成曰上春孟春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鍔曰凡寶之所在必有神者主之故殺牲以釁之所以禳却不祥也然必用上春者以明守之不失至歲首而更新新之又新至於無窮歟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鄭康成曰吉事四時祭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

○賈氏曰小祝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盥在祖廟則天府為之執燭為明若士師職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

鄭鍔曰吉凶之事王與羣臣或有事於祖廟掌沃盥以致潔又掌執燭以為明祖廟之守藏惟明智然後能守而不失春秋定八年書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葢因祀太廟而盜得以竊之是知寶鎮寶器皆藏

於祖廟以明是器由祖先之功德有之而子孫始有亦本於先祖苟非明智何以守之此所以使之執燭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

鄭司農曰貞問也○鄭鍔曰先王防患遠憂民深故每長慮却顧以為災害之防嘗之日卜芟獮之日卜戒社之日卜稼猶以為未足以知來歲之休咎又於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星窮于紀歲且更始之時而預卜之方其問龜則天府之官陳玉以禮神玉之為物

陽精之純將以交神靈而通之故必用玉也問龜者

大卜之職天府掌出玉而陳之

若遷寶則奉之

鄭康成曰奉即送也○賈氏曰遷寶謂王者遷都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鄭鍔曰遷則奉之與寶俱行先王豈以為寶而愛之誠以世守不敢失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鄭鍔曰考小司寇之職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則祭司民獻民數小司寇之職春官司祿之職缺其祭司祿之神或同司民之祭歟司民軒轅之角星司祿文昌宫之星又云下台為司祿

祿之言穀也○易氏曰考之天文志司民為軒轅角其十七星之兩角有大民小民司祿文昌三台之第六星天有是星先王以是而名官又使之以民數穀數而登之于天府葢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此民數穀數之登所以必待乎祭天之司民司祿也故穀數則司祿之官掌之小司寇獻之王受之而登於天府天府受而藏

之守實鎮之所賴者在此故也然民數天所付穀數天所生以養人王者奉天牧民民穀之數藏於天府宜矣必祭司民司禄然後獻盖司民者主人命死生之神司禄者主年穀登凶之神每歲孟冬民數登下穀數多寡皆已可知於是祭其所司之神然後獻其數天府之官藏之謂夫自是而後有民以守邦有穀以養民祖廟之守藏可謂守而不失矣○林氏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為致太平之要務管子曰制國以為二十一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三分其制而言之即所謂七民而

五農夫二工商也先王所以為此者非他為欲等其民數穀數使之本末相當用為來歲之經制故爾至於水旱不虞之至則必有儲蓄以待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則謂之太平故自歲獻民數穀數最為太平之要務者此也嘗考古之民數實見於九官之所治九功之所歌大禹謨之於用周公書之於册仲尼式其版孟子陳其道觀其所以諷齊梁滕魯之君與夫荅北宮錡之問畢戰之問者率此志之然則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所以經綸圖為以富邦國而生萬民者其要實在乎此孰謂其可忽而不思以生

視天民之窮哉

孫氏曰知所當守而不知守之之道則猶不足以守

曰賢書能書曰民數穀數曰治中曰盟約皆所以守

是器也不知任賢使能孰與先治其國不知憂民足食孰與翼戴厥位官府鄉州都鄙之治中所以挈持

是器之法邦之大盟約所以維持是器之具皆於天府登之使與王鎮大寶並藏庶乎繼體守成之君知所守在此不徒擁虛器以為安矣○鄭鍔曰說者謂鄉大夫賢能之書

獻之天府王登於天府不言於此何邪余以為民穀者所資以為守寶鎮之具而賢能之書特見其尊之以與鼎寶等非所以為守之之具也

周禮訂義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三十五至三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黄金銓

周禮訂義卷三十五

宋　王與之　撰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典瑞若今符璽郎○鄭鍔曰瑞也器也俱用王以為之同掌於此名官特曰典瑞者蓋器以禮神不憂臣下擅改作惟瑞以為合符之驗天子以是而驗諸侯以知其從違諸侯以是而合乎天子以見其臣服非祭器之比其典之者尤當致嚴故特以瑞名

官

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鄭康成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鄭鍔曰玉瑞者王與諸侯所執之圭璧使者所執之瑞節玉器者祀天祭地祼先王致四時之圭璧璋瓚也或圭或璧其名不同其色亦異故當辨其名物及其用之也或祀天或祭地或朝日或覲聘或治德或結好或和難故又當辨其用事設繅藉以為之飾者内

有寶以體之外有文以章之然後禮可觀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鄭司農曰晉讀為搢紳之搢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劒也 ○賈氏曰凡帶有二大帶大夫以上用素士用練即紳也又有革帶所以佩玉之等今插笏者插於紳之外革之內故曰紳帶之間 玉人職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楊氏曰大圭不琢象天道之質朝日次於祀天故晉之鎮圭用以朝日故執之 ○愚案鎮圭說已見大宗伯六瑞 日為衆

陽之宗上有以參天地之神故用大圭鎮圭繅藉以

朝日

陳氏曰曲禮曰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則襲左氏曰藻率鞞鞛鄭氏謂繅所以薦玉木為中榦用韋衣而畫之廣袤如其玉之小大蓋玉之藉以藻而繅之長䟽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内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王五采五就色不過五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

殺以兩子男大夫聘玉皆二采者禮窮則同繅或作藻冕藻織絲為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為之無據也繅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眡其玉之大小亦無據也圭繅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皆玄纁繫長尺絇組是也辟繅亦然春秋傳所謂楚平王再拜皆厭辟紐是也○賈氏曰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而為一就又云二采一就者以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采為一行二采共為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名為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匝二行為二就就即等也故聘禮云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注曰三色色為再

就即六等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為一等是等為一行行亦為就據單行言之也○曲禮疏曰熊氏云五采五就者采别二行為一就故五就三采三就者亦采别二行為一就故三就二采二就者亦采别二行為一就故再就一采一就者以卿大夫畢采則别唯一行共為一就雜記及聘禮云三采六等故知天下諸侯采别為二等也○王昭禹曰設色者采藍以為青采沙以為朱五采藍沙之類也采色一成謂之一就五就則五色皆成也

鄭康成曰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黄氏曰覲禮

載朝日之禮蓋時會殷同王既揖諸侯於壇乘龍輅載大旂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所謂大朝覲也常朝春朝之日諸侯有修歲事而朝者豈非帥之而出歟國語大采朝日蓋日朝焉○王氏詳説曰經籍有言日不言月者有幷言日月者且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見於馮相氏而堯典於仲夏則曰敬致而已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見於典瑞而玉人於土圭則曰致日而已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未有祭天不及地未有祭日不及月幷言日月者備陰陽之義言日不及月者尊陽而卑陰之義郊之祭也大

報天而主日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則郊之朝於天
又可知矣言祀天地之圭而不言朝天地之圭豈其
亦大圭鎮圭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
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
易氏曰此圭璧繼於鎮圭之後即大宗伯以玉作六
瑞然上公九命故桓圭九寸侯伯七命故信圭躬圭
七寸子男五命故穀璧蒲璧五寸此命數也若桓圭

信圭躬圭繅藉皆三采三就榖璧蒲璧之繅藉皆二采再就非命數也用以藉圭璧而隆殺寓焉○鄭鍔曰天子受瑞於天故朝日則薦之諸侯受瑞於天子故朝覲宗遇會同則薦之玉以比德而薦之以柔順之繅藉所以明下事上之道也

鄭康成曰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緑也

鄭司農曰以圭璧見于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

諸侯相見亦如之

鄭鍔曰非特見王之時其薦玉之藉若此諸侯自相見亦然因其三采二采之别以知其爵之高下國之小大且以明其鄰國交際之禮無非本於文明柔順之道○鄭司農曰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邾隠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

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

鄭司農曰瑑有圻鄂瑑起○易氏曰此諸侯遣臣聘

覲於天子者然公侯伯以圭而其臣亦以圭子男以
璧而其臣亦以璧不特此而已圭之外又加以璋璧
之外又加以琮臣非可以踰乎君其用異也鄭氏謂
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學者遂因以推圭璋之文
殊不知玉人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夫人又曰瑑圭
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所謂瑑圭璋璧琮者與圭
璋璧琮固自不同五等諸侯以桓及蒲穀飾其圭璧
而其臣特瑑之五等諸侯或三采三就或二采再就

而其臣特二采一就此所以為尊卑之分○林氏曰禮於朝覲之玉言其所瑑桓信躬蒲穀是也覜聘之玉言瑑而已瑑圭璋璧琮以覜聘是也若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不瑑玉人所謂諸侯以享天子是也

鄭鍔曰薦玉之繅藉皆朱緑二采一就二采所以成文一就所以見純一之義○鄭康成曰大夫衆來曰覜○賈氏曰即殷覜曰視寡來曰聘○賈氏曰即時聘曰問○黄氏曰時聘殷覜皆用之聘公侯伯以瑑圭璋聘子男以瑑璧

琮

愚案鄭注以此為諸侯遣使於天子黄氏以此為天子遣使於邦國要知王與諸侯之臣通用以覜

聘餘見玉人之事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鄭鍔曰邸本也朝宿之邑謂之邸旅者所宿亦謂之邸邸有託宿之義四圭有邸者以璧為邸四面合琢出一圭託於是也璧以為邸以象天之體四圭邸於璧以象天由體以致用必用四圭者象天道運行周

徧四方神無不在之意○易氏曰辟之色蒼琮之色黃圭之色異不應一玉可以俱成也邸以託宿為義則是四青圭而託於蒼璧兩青圭而託於黃琮以此求之方合玉人之制○劉氏曰天以一氣為四時生萬物五帝四時之宰也易曰帝出乎震是也四圭有邸象四時本出於一氣五帝而本自於一天也○王昭禹曰祀天謂圜丘之祀天神也旅上帝則五帝在焉以其及衆神故謂之旅○孫氏曰國有故則旅旅者合昊天與五帝並祀也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鄭鍔曰以琮為邸兩面各瑑出一圭託於是也邸於琮以象地之體圭之兩也言地道之利用不足於天亦以見地數二之義○劉氏曰聖人作易二畫為坤以象地之形象所以兩圭有邸法坤之義○王昭禹曰祀地謂方澤之祭大示也旅四望則五岳四瀆在焉

陳及之曰宗伯所謂蒼璧黄琮典瑞所謂四圭兩圭也蒼璧黄琮言其色四圭兩圭言其形以此推之凡夏正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享若祀天則冬至圜丘

用四圭之蒼辟祭地則夏至方澤用兩圭之黄琮祭天地之處則止於圜丘方澤安有天帝之别崐崘神州之異哉鄭氏以宗伯蒼辟所禮為圜丘郊天皇天帝典瑞四圭所禮為祭感生之帝其說則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凡王者受命必感五行之氣以生則祭其所生之帝若周以木德而王則祭青帝靈威仰以火德而王則祭赤帝赤熛怒其學蓋自後漢光武好讖當時士大夫相承傳之康成最為精於

緯書其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者非郊天也○易氏曰大宗伯之六器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大司樂之職冬日至則禮天於圜丘夏日至則禮地於方澤謂之禮則禮之常若夫四圭有邸兩圭有邸用之於祀亦用以旅然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有故而後稱旅乃與祀天地同其五祀豈禮之常者乎是不然璧負象天而四圭以象天道之全琮方象地而兩圭以象地道

之偶託之於邸用以祀天地則亦禮之常者旅特通用之而已蓋以上帝四望為主而謂之大旅則天神地示以下皆與於祭此所以無用禮天地之玉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鄭鍔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其制如槃○鄭康成曰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然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為龍口之形所以挹鬯以祼神與賓客也說者謂祀先王謂之肆於賓客則以祼為言何邪康成謂以祀先王者

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余以為旣祼然後解牲體令名祼為肆非其序也肆陳也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皆謂肆為陳圭瓚陳於先王之前而用以灌祭故先儒以為肆者灌祭先王待賓如事神然故其禮有祼所謂上公再祼之類是也嫌賓客人也不當祼故特以祼言之○陳氏曰唯天地之神無所用祼故典瑞祼圭止於先王玉人祼圭止於祀廟則天地無祼可知禮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而魯晉之國皆用以其有功於民祭統所謂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此諸侯

用玉瓚之禮周衰禮廢而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豈知先王所以賜周公之意哉○易氏曰

賔客亦有祼○鄭康成曰爵行曰祼 即大行人所謂王禮再祼一祼之節賔客亦有肆即大行人所謂享禮九獻七獻五獻之序先王言肆賔客言祼互文

圭辟以祀日月星辰

鄭鍔曰以圭邸於辟之上瑑出一圭也日月星辰麗乎天其用各主乎一故用一圭其體則託乎天故以一圭而邸辟○易氏曰一圭而邸以辟故謂之圭辟

璧貞固所以象天一圭所邸則於天道為不足故以之祀日月星辰○王氏詳說曰朝日以大圭鎮圭祀日月以圭璧是朝與祀異矣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賔客

鄭鍔曰半圭曰璋射者琰而出也半圭之璋邸於琮而從下向上皆邪卻而琰出故謂之射○鄭康成曰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林氏曰璋邸射素功以其刮摩之功略也鄭氏以素功為無瑑飾若然是四圭兩圭圭璧之類有瑑飾乎○李嘉會曰璋邸射之制體方而扞外也體方則守而不變扞外則邪剡而有威體山川

之形以扞禦而望諸侯也無所瑑飾貴乎純誠守義而已玉人於璋邸射特曰素功㠯其無瑑明也璋以象陰之任事又從而邪殺之如矢之射見通贄之義以此祀山川則小宗伯所謂兆山川丘陵墳衍者是也賔客之至以此致稍餼賔客之還以此致贈賄〇項氏曰至館而致餼則曰造出郊而致賜則曰贈所用與山川同者山川為國之扞蔽賔客之來亦以禮相接以扞蔽其國家故也〇易氏曰琮方固所以象地半圭所邸於地道為不足於以祀山川造贈賔客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鄭康成曰土地猶度地也○鄭鍔曰土圭尺有五寸上可以度天時下可以測地理欲知天時則植之以觀春夏秋冬之景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則日之行可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於東井而貟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而貟於婁下弦於東井則月之行可知謂之致者植土圭於此使景自至於此則以

致乎四時之日月者欲知地理則植之以觀東西南
北之景以一寸之景知千里之遥以一分之景知百
里之近封建諸侯則以此度其地
王昭禹曰玉人言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言
致日不言月蓋主成歲而言成歲者陽而已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易氏曰珍有貴重之義○鄭鍔曰攷玉人之職不言
珍圭杜氏謂珍當為鎮康成謂為王使之瑞節其制

大小當與琬琰相依不以為鎮圭者人君守之以鎮安天下之圭安可付之使者執以出使乎然諸侯守土王欲徵之凶荒之際王欲恤之遣使以往詎可無所執此所以作珍圭惜其尺寸不傳今無所攷非鎮圭斷可知矣杜子春言諸侯為一國之鎮凶荒民有遠志欲鎮安之其說則然改字以從已意不可也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鄭鍔曰半圭曰璋長七寸瑑為齒牙之形取牙齒之

剛利能噬齧兵之象故執以起軍旅若屯兵於外守要害之地有不率紀律者執此以治之○李嘉會曰兵者服人之難服如牙之噬物必合而後止故以之起軍旅所以治外以之治兵守所以齊内牙璋則軍旅之大者用之中璋則軍旅之小者用之○林氏曰鄭康成曰牙璋中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則先言牙璋有文飾也賈公彦曰軍多以牙璋軍小用中璋中璋亦有鉏牙但牙璋文飾多故得牙名而先言春秋之時宋司馬請瑞以命其徒攻桓氏魏有兵符漢有銅虎符發郡國兵皆此類也○禮庫曰古者五侯九伯二伯專征而諸侯

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輕出以周禮司馬法參攷王
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於四方曰某國不道征之
以其月某日師至於某國小宰掌其戒虎賁奉書以
牙璋發之則畿兵不遽出也在易未濟高宗伐鬼方
三年有賞于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用諸侯之師詩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所在皆成六師劉文公平丘
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則雖
王人涖師無過十乘以為先行宣王復古北伐其制

如此平王東遷以王人戍申甫揚之水始刺之然春秋之時桓王伐鄭猶有陳蔡衛人二百四十年閒王人會伐屢矣左氏未嘗見車之出唯敗績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辟羨以起度

李嘉會曰注以羨者不負之貌本徑九寸傍減一寸以益上下故高一尺横徑八寸夫辟負九寸好三寸肉倍之羨而長之則十寸而傍減爲八寸十寸尺也

八寸亦尺也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如是則九寸之辟一縱一横皆可以為尺蓋通變之權也蓋必因九寸而羡之九天數也可以變通矣○鄭鍔曰先王為度之意正以量長短然慮後世度苟不存則欲制作者將無所攷故廣為之制以存之有黄鍾之長以為之度則其度起於九寸有辟羡之長以為之度則其度數起於一尺自九寸而積之所謂律吕以作樂

者有所攷自一尺而廣之所謂器用以行禮者有所攷樂之數必起於九以九者陽數而樂由陽來禮之數必起於十以十者陰數而禮由陰作○王氏曰度之在樂則起於黃鍾之長在禮則起於璧羨先王以為度之不存禮樂之文熄故作此使天下後世有攷○劉執中曰度起於黃鍾之長權起於積黍之重又為羨璧則尺寸不可移矣又文駔琮則權衡不可欺矣則五量不言其制已辨也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賈氏曰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閒為溝渠

於溝之兩畔稍高為眉瑑故云以組穿聯之○王氏曰六物皆為渠眉璧琮又疏焉

鄭康成曰斂尸於大斂加之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賈氏曰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青圭禮東方等文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者以背為陽腹為陰也○劉氏曰王者之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故其斂也以禮天地四方之玉器為之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鄭康成曰穀圭亦王使之瑞節○易氏曰穀善也若天子遣人和諸侯之難及遣人聘女於諸侯皆以穀圭行之可以釋諸侯之怨惡可以圖諸侯之交好所謂善者取此○鄭鍔曰圭之長七寸而為文如穀粟者名曰穀圭蓋與穀之文同也穀粟之為物充實而能養人王者於諸侯欲使之協比而已茍有難焉不相協和則遣使執穀圭以和之欲使之信實相與且

安其生生之福故曰以和難○鄭康成曰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鄭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昏禮有六其五用鴈獨納徵不用鴈以其束帛可執故納幣用玄纁天子加以穀圭欲其信實相親且以生生而不絕故曰以聘女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鄭康成曰琬圭亦王使之瑞節○陳用之王人解曰琬圭貞其銳使宛而不剡琰圭銳其末使剡而不宛○鄭鍔曰圭長九寸不銳而貞者名曰琬圭琬猶貞

也圭之形皆銳其上以表其用之利此則貞之凡物尖則逆貞則順故不銳而貞者所以見柔仁而無所不順之意惟其仁柔而順故諸侯於德有所不順者則執此以治之使去凶德而修其吉德○黄氏曰凡諸侯之有其善德者天子遣人以琬圭旌表之及諸侯使其臣來聘亦執此以命事行人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是也諸侯於好有所未講者則執此以結之使之去仇怨而結其和好欲其仁柔婉順歡愛相從也○易氏曰交好本於執德之不回故治德為大結好次之

鄭鍔曰此謂之治德玉人謂之象德蓋中和柔仁者德之體故貞其圭以象之自其制作而言故玉人謂之象典瑞則自王遣使而言故謂之治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鄭康成曰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鄭鍔曰司農謂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然攷玉人之制未嘗有鋒芒故禮圖謂鋒芒之言有違判圭之義唯半於圭乃得圭名琰圭亦九寸玉人謂之判圭判者半凡

圭皆琰其上寸半而已此則琰其半以上又半為瑑飾之文其半規以象仁其半琰以象義仁義各居其半而不純乎用兵諸侯所行有不善執此以責誚之使之改易焉治民之政有慝惡執此以戒諭之使之除去焉行人謂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此除慝者謂殷頫之所執蓋諸侯政慝未至於可誅故責之使改行除惡所謂愛之以仁必有誚責之辭所謂責之以義○黄氏曰易行其惡未著使遷善慝則其惡成矣除

惡躅其罪

林氏曰圜而宛之仁故以治德以結好剡而有鋒義故以易行以除慝

總論

黄氏曰時聘無非結好使者執瑑圭璋璧琮以行禮又執琬圭褒賞有德亦執之殷頫無非除慝使者亦執瑑圭璋璧琮以行權又執琰圭焉戒救過行亦如之是則聘頫禮同而事異故以宛著其義

大祭祀大旅凡賔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

鄭康成曰玉器謂四圭祼圭之屬○鄭鍔曰大祭祀天地宗廟之祭大旅旅上帝及四望賔客所用者祼圭也祭祀所用者四圭兩圭之類典瑞共其器又奉承以往也

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鄭康成曰飯玉碎玉以雜米○賈氏曰飯玉者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粱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粱諸侯之士飯用稻其飯用玉亦與米同時此即檀弓云飯用米貝不以食道

鄭云食道褻米貝美是也含玉柱左右顚及在口中者○賈氏曰含玉有數有形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貝者鄭云夏時禮以其同用貝故也周天子諸侯皆用玉亦與飯同時行之

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賈氏曰贈玉者既夕禮葬時柩入壙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物

賈氏曰按玉府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黃氏曰出對藏不用藏之用則出之出則固當共奉

之王所賜出玉府內府典瑞不與鄭説非也○易氏曰共者共其物奉者奉其事此職皆言玉瑞玉器之名物用事而於職末言共奉之者重其事也

鄭鍔曰上言共其玉器而奉之主於祭祀賓客嫌其他事之時或不共奉故言凡玉器出則共奉之見其無往而不共奉

王氏詳説曰天府所藏以為國之寶典瑞所藏以為國之用故天府言若遷寶則奉之而典瑞特言凡玉

器出則共奉之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項氏曰萬物制命於天臣制命於王故謂之典命

鄭鍔曰觀春秋書王使榮叔來錫公命詩人美宣王

能爵命諸侯則命出於人君之所錫也然自一命以

至九命有等降之差視命數之差則可以定隆殺之

儀是則儀出於命矣典命之官以中士二人為之掌

臣下命數之書所以紀實而傳信也所掌者儀與命

而特以典命名官者蓋無是命則無是儀○賈氏曰典命遷秩羣臣亦是禮事又爵命屬陽故在此

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鄭康成曰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鄭鍔曰諸侯有儀必本於命諸臣有命亦必有儀於諸侯特言儀於諸臣特言命何也蓋諸臣之命為卑其於儀未必有僭越之差所先辨者莫急於命諸侯

之命為尊其於儀也有覬覦之嫌所先辨者莫急於儀○易氏曰諸侯未嘗無命以儀為實諸臣未嘗無儀以命為節故也然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則是命有九此言諸侯五儀諸臣五命者蓋典命所掌者羣臣遷秩命數之書大宗伯則合九等之命所用之儀以正位於朝廷不數不命之士以其卑而無列於朝也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

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王昭禹曰上公有功德者命為二伯二伯雖同於九
命九命者未必皆為伯也公其爵也伯其職也若自
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此王制所謂
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以天下為左右曰
二伯是也○王氏詳説曰為伯者稱公則終其身而
二王之後稱公者則及其子孫周公封魯不之魯太
公封齊不之齊所以稱公者終於其身而已而其後

世不過曰齊侯魯侯而已宋自微子以來膚建于上公終春秋之世未嘗不曰宋公蓋二王之後及其子孫得稱公者所以備三統三公之後其子孫不得稱公者所以旌有德○鄭康成曰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宫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宫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宫方五百步○鄭鍔曰先儒據匠人營國方九里之文謂周天子之城則宜十二里疑匠人為夏商之法余以為匠

人據天子中城言非異代之制上公之外城比天子之中城以九里爲節宫室則方九百步車旗則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衣服則冕服九章其他禮儀皆以九爲節則桓圭九寸繅藉九寸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之類是也

王昭禹曰自上公而下降殺以兩禮文之數即其命而制之王制曰三公一命衮若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亦若此○

鄭鍔曰公卿大夫則以八以六以四公侯伯子男則以九以七以五者蓋内而為王臣其位之尊雖為三公亦臣道也外而為諸侯其國之小雖為子男亦君道也君道南面取法乎陽故公侯伯子男之數皆奇臣道北面取法乎陰故公卿大夫士之數皆偶義各有所取也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鄭鍔曰此皆言在朝之命數也卿即上大夫耳大夫則指中大夫下大夫而言自上士中士下士一命再命三命推而上之則中大夫下大夫同於四命其五命不以命在朝之臣故卿六命其七命亦不以命在朝之臣故三公八命其數皆偶然三公與卿大夫在朝未嘗無畿内之封邑〇鄭康成曰出畿内封於八州之中〇賈氏曰畿内諸侯就國亦云出封及其就封畿外然後加一等之命以襃崇寵異之故八命之三公加一命則為侯伯四命之大夫

加一命則為子男命數既加則國家宫室之類亦從其命數而加之明其内而近君則其勢屈其禮宜殺外而遠君則其勢伸其禮宜隆故也○陳君舉曰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則勸人之際斯有異恩如加田無頒爵之等每有不盡之意若當時都極其分了一旦欲勸國征有以衮賜之類皆是人何以待之先王之深意也

李氏曰古之立王朝者無九命之公後世人臣寵命之極隆如所謂位上公加九錫者失周家之禮意甚矣○陳君舉曰典命之大夫無中下之别案序官有

中下大夫則曰命大夫自分為中下似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爵則有高下不同士以三命為差但典命直言公卿大夫之命者欲見有出封之事故曰其出封皆加一等士爵卑無出封之理故不言也彼士之命數既不言加三命以下者正見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三等典命除六命四命無三命二命一命鄭則約之上士為三命中士為再命下士為一命若然王朝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皆為隂爵以待

出封為諸侯乃為陽爵九命七命五命士既不得出封故在王朝有三命一命亦為陽爵無嫌○鄭鍔曰典命不言天子士之命數獨言諸侯國之士蓋近而在朝名分嚴遠矛朝者易萌僭擬故防諸侯之國為尤急自士已防之推而上可知

易氏曰成周之制有以公卿大夫而出封者齊魯晉衛也有以諸侯入為天子之公卿大夫者為伯彤伯衛侯毛公是也或出或入乃成周内外相權大制○孫氏曰在外者數隆在内者數殺止齋以為先王欲

抑內重外輕之患歸於平故於命數致意焉余攷之內重外輕此後世之弊先王之世未之聞也諸侯之中擇其材賢入為王官諸臣之中勲名已著則出封邦國書記六卿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在焉皆自諸侯為王官者下至呂伋為虎賁氏滕侯為卜正先王豈以人情所樂而求以抑之哉及太公封齊召公封燕周公封魯皆因三方未定封以鎮之周公卒不就國伯禽嗣焉又豈以人情所不樂而以褒之哉內

則俛首而為臣不致其殺無以絶僭上之階外則南面而為君不致其隆將無以全君臨之體更出迭入特於車旗衣服禮儀之間示損益初非欲平内外輕重之勢○王氏詳説曰毛氏之説以為出加入减先鄭之説以為出加入亦加且毛氏見無衣之篇有豈曰無衣六兮之語遂謂晉武公以侯爵而衣六章是入减也先鄭見宗伯之職有六命賜官之語遂謂子男五命入而為卿是入亦加也然無衣之篇詩人

之意欲武公入為天子卿士雖六命之衣亦自有所願為也毛氏失詩人之意矣宗伯之職謂内而卿士之有官人者非謂子男之入為卿士而賜官也先鄭失禮家之意矣出加入不加當從鄭說

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鄭康成曰誓猶命也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

禮是○黄氏曰此其君有喪有疾不能朝而使其世子攝者猶謂之君禮也○王昭禹曰已成其為君之嗣故攝以行禮則降一等焉避國君之正也○鄭康成曰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其賔之皆以上卿之禮焉

易氏曰諸侯得以世爵象賢也世世必以嫡正分也於是父死則嫡子繼之嫡子死則嫡孫繼之杜僭亂之源定上下之志其先於此然使諸侯自以嫡繼而不

稟王命則何以奔走天下故周之王者雖不廢萬世之定分亦未嘗無輕重隆殺之權凡世子受命於王則有文告之辭申戒飭之意故謂之誓已誓者攝其君而至其待之之禮降其君之禮一等若未誓則未有嗣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子男而無正禮所以尊天子之命上以尊天子之命下以定萬世之分而政行矣

王氏詳說曰三帛之制尚矣舜典所載先儒以為孤

執皮帛與夫諸侯之適子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已典命所言但諸侯之適子未誓者及公之孤而已初不言天子之孤宗伯言孤執皮帛其天子之孤歟天子之孤六命此雖不言孤然言其卿六命則孤在其中皮帛者以束帛加虎豹之皮也天子之孤六命上公之孤四命六命之孤所執者虎皮也四命之孤所執者豹皮也若夫諸侯之適子未誓者繼子男亦不純乎子男也公之孤

視小國之君亦不純乎小國之君也此又見周公制法之意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氏以為賓之以上卿為禮是不純乎子男明矣行人之職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儐廟中無相以酒禮之是不純乎小國之君也明矣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

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眂其命之數

鄭鍔曰上公為至尊其國得以立孤孤所以相之猶漢時所立諸侯王之相自一命之士推而上之士惟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故孤四命四命蓋比天子之大夫名同天子之孤位比天子之大夫名雖同而位不同此所以有天子諸侯之臣之別也執皮帛者見其德足以衣被乎人而文足以炳蔚乎外其禮儀則

如子男者天子之大夫出封則為子男公之孤比天子之大夫故得以視子男之君左傳謂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正謂是○鄭康成曰視小國之君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易氏曰公之孤四命則上同乎天子之大夫執皮帛以眡小國之君則又上同乎天子之孤然天子之孤執帛而加虎皮大國之孤執帛而加豹皮此其辨○王昭禹曰王之孤與公之孤皆謂之孤以其特立而無朋其德則同其執皮帛以眡小國之君固其宜也○王昭禹曰上公九命則其臣命之隆者不得等其君

命之半故孤四命而已卿次於孤故三命大夫次於卿故再命士又次於大夫故一命侯伯之君與公異命其卿大夫士之命與公同者蓋自其君之命數為之降數公九命而有四命之孤侯伯不得設孤故進其三命之卿與上公之卿同焉以其臣命之隆者不得等其君命之半則進侯伯之臣與公之卿大夫士同命亦可致其勸而無嫌矣○鄭鍔曰余考春秋成三年晉使荀庚衛使孫良夫來聘公以為中行伯之位在三孫子之位為上卿疑其所先而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

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以宣叔之言觀之則次國之上卿只可當大國之中卿是則侯伯之卿不得以比公侯之卿乃與典命之文不合蓋典命言其命之數相同宣伯所言者論其位之相當其命則同而位則降等此其所以異也○

王氏詳說曰王制次國之卿與大國之卿異今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蓋王制所言夏商制夏商上國無孤其卿不得不與次國異周之上國有孤次國無孤是降於大國一等矣卿大夫士之命一同者亦無復嫌於其間也

鄭鍔曰其卿三命比天子之上士其大夫再命比天子之中士其士一命比天子之下士宫室車旗衣服之類各從其命數為之等降以其未有國家故不言國家侯伯之國無孤惟有卿大夫其命與其禮儀之類皆視其命數為之制小國之卿再命比天子之中士大夫一命比天子之下士其士不命則其君所自辟除說者謂再命之卿一命之大夫其宫室車旗之類固有可眡之命乃若不命之士將安所眡耶余謂

其君所辟除亦得比附一命之士以為之儀而略減殺也蓋不依一命之士則宮室車旗之類無所取法殆將與庶人未仕者等矣先王之制命數視其國之小大而已

總論

林椅曰諸侯有五儀而命數止有九七五三等諸臣五等而八六四三二一乃有六等蓋公侯伯子男皆命為之非疊其命而得至焉者若士至大夫則有累

其命而爲之者矣故諸臣言等自五命以上則同於子男矣故侯伯子男各言儀

周禮訂義卷三十五